

◎李家晔 著 | >周口店出土的五颗“北京人”头盖骨 >二战中神秘失踪，她们流落谁手？藏于何方？

北京人 头盖骨之谜

The Mystery of
Peking Man Skull

北京人头盖骨的神秘之旅 堪称中国的《达·芬奇密码》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周口店出土的五颗“北京人”头盖骨 >二战中神秘失踪，她们流落谁手？藏于何方？

◎李家晔 著

北京人头盖骨之谜

The Mystery of Peking Man Skull

北京人头盖骨的神秘之旅 堪称中国的《达·芬奇密码》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人头盖骨之谜 / 李家晔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80225-411-4

I. 北…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7592 号

北京人头盖骨之谜

李家晔 著

策划编辑: 田 珅

责任编辑: 田 珅 梁 毅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正 美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开 本: 650 × 98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一版 2008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411-4

定 价: 2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第一章 雪崩谋杀

- 1. 雪崩，天气“谋”杀 3
- 2. 冰人，科学家遇难 6
- 3. 国宝纹丝不动，谁信？ 9

第二章 惊险夺宝

- 4. “石”破天惊，美日出招 15
- 5. 鹰出动，偏向虎山行 19
- 6. 佛像藏着的秘密 25
- 7. 火车，逆向而行 28
- 8. 倒霉跟着幸运来 33
- 9. 惊险，激战火车顶 37
- 10. 偷渡，冬季的海里 41
- 11. 销声匿迹，伤心太平洋 47
- 12. “阿波丸”，沉没的金船 52
- 13. 石破天惊，雪崩竟是谋杀 54

第三章 辗转回归

- 14. 偷梁换柱，隔墙有耳 59
- 15. 地震，还是埋“宝” 65
- 16. 北上大连，踏上“黄金台” 69
- 17. 色鬼，醋意怒放 75
- 18. 惊现，青松做伴重见天 79
- 19. 决斗，失落盐水塘 84
- 20. 南下天津，遭遇“哈德逊”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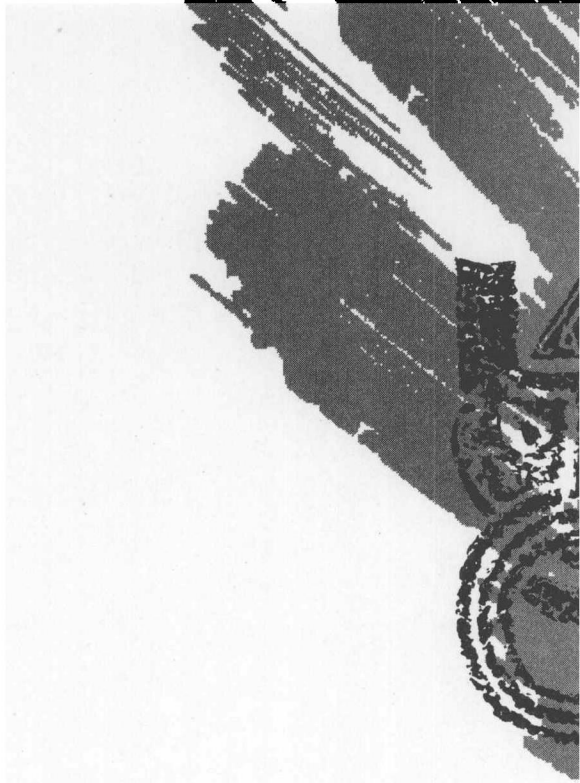
21. 国宝=尿壶与破罐	98
22. 神秘学者，意外得宝	102
23. 追踪，骨落大海	107
24. 镇堂之宝双双现	111
25. 恶狼传说，狼咬“狼”	115
26. 日坛埋宝，身后有眼	121
27. 狗急跳墙，银铛入狱	125
28. 覆巢之下，砸中“金蛋”	133

第四章 偷梁换柱

29. 燃眉急，接踵至	141
30. 考古队，“四面楚歌”	145
31. 寻找线索，撕页的日记	150
32. 重上龙骨山，惊人发现	157
33. 横刀夺爱，还是强奸？	164
34. 破天荒，偷天换日	170

第五章 元凶策划

35. 商场红人，背后黑手	177
36. 爱·虚荣	182
37. 操纵，狼狈为奸	192
38. 座上客，假意认亲	196
39. “007计划”，双面厨师	202
40. 长线，诱饵上钩	208
41. 引狼入室	212
42. 约会“玉面狐狸”	216
43. 风筝，受人牵制	221
44. 杀手锏，最后摊牌	227
45. 仿制，弄假成真	232
46. 爱到死，虚情假意	237
47. 雪夜，激情互悦	242
48. 大结局：骨落谁手？	246



第一章 雪崩谋杀

雪崩，一场罕见雪崩——发生在非常特殊的地点！

周口店，雪崩不偏不倚砸中“北京人”国际考古队的实验站，两位外籍考古专家索福特和山田珍子驻扎在此，不幸遇难！

石破天惊，这是意外天灾？还是人为谋杀？实验站地下两颗鲜为人知的国宝——北京人头盖骨，会是安全的吗？

1. 雪崩，天气“谋”杀

寒冷的冬月，北京周口店。

山色苍茫，雾峦叠嶂，老树斑驳粗壮，枝丫突兀横生，一派远古苍老的气息，这里就是我们的祖先栖居地，也是最原始的生命起源之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远处起伏的龙骨山，像一条匍匐的白龙，横跨在周口店的西北部，生机勃勃。“龙骨山”得名于山上挖出的骨头化石，当年迷信的人们以为有龙藏身，争相挖宝，当作药材来卖，殊不知这些“龙骨”是远古人的化石。

北国飘雪，早几天被雪覆盖着的龙骨山复活了，她跃跃欲纵，吞云吐雾，显示出她桀骜不逊的样子。这是一场特大暴雪，积雪足足有七八寸，北京近年来都很少见。这场大雪确实让我们看到了龙骨山的原形，也看到了她的血脉之气和生生不息的繁盛力量，尽管有些老了，但依然苍劲挺拔，正是这种向上的活力，才有了中华民族的传承，有了华夏子孙的接力，有了龙的传人奋勇勃发的追赶！

大雪过后，并不平静，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寒气，夹带着凛冽的西北风，呼号着，肆虐着，从龙骨山半山腰上劲吹而下，横扫着黑漆漆的山洞，发出回响，声音有时像尖利的号子，有时像狼发出凄厉的号叫，听着叫人毛骨悚然。

还是清晨，这里就是一派紧张忙碌的氛围，警报声还在嘶叫着，黄灯不停地闪烁。一队人扛着铁锹和工具往山脚奔来。山色亮白，树还是黑黢黢的，手舞足蹈，像两排形态各异的罗汉一样吓人。龙骨山脚下很快聚满了人，持械以待，一场特殊的救援正在进行。

这是怎么啦？是发生坍塌埋住专家或游客，还是有人来偷盗“龙骨”？或是去周口店博物馆里抢劫头盖骨等珍贵宝物？

在此几个小时前，已是深夜，远在五十公里外的北京市区的一幢雅致的民



宅里，主人在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周围楼房的灯都早已进入“梦乡”，一片漆黑，唯独他的窗户还亮着，在这冬夜里发出暖光。他就是钟振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人所”）的副所长，考古专家，周口店“北京人”国际考古队的队长。他看上去五十岁上下，身材高瘦，很是精干，面部英俊，带着英气，一点都显不出疲惫的样子。尤其是一头粗短的头发显得很有精神，其间夹杂着几根银发，闪着光。

外面大风刮得正紧，呼啦啦地直拍窗户，像要使劲把窗掰开似的。远处，没关好的楼道门和窗户在“吱呀吱呀”地拍打着；忽然，一扇未关好的楼门窗猛地一拍，“咣啷”一声脆响，玻璃摔下来，叫人惊心。钟振兴心里忽然一紧，一种不祥的感觉不由袭来。

“这鬼天气！”他看了看表，子夜已过。他在书房踱起步来，潜意识里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但想不起是什么。周口店那边最近没什么事，几位专家相处融洽，都在忙着写论文，他挺放心的。

“可能白天太多事缠身吧，照顾不过来，脑子就会不好用的。”他有些自嘲，匆匆洗漱完毕，就进屋睡去。明天还有重要会议，他得早起做准备。

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欲静而脑难歇。钟振兴觉得有点反常，睡不着，他心里安慰自己：“没什么好担心的，早点睡吧……”

“嗡，嗡……”，刚睡一会，一阵急促的振动声，手机震响。钟振兴猛然掀开被子。

“喂，您哪里？”他瞥了一眼，是个很熟悉的号码。

“是…是钟所长吗？”对方很急促，很紧张。

“是我，您是周口店吧？有事慢慢说，啊！”今晚他心神不宁，难道果然有事？而且会是大事，要不怎会半夜直接打到他手机上。他吸了口凉气，稳定自己，给对方以信心，“别慌，简单说。”

“钟所长，我是周口店的值班员。不，不好了，这里发生雪崩了！”

“什么？雪崩！”钟振兴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想周口店这小山还会发生雪崩？但转而一想前几天下了一场暴雪，发生雪崩也有可能。他很快想到一个重大问题，“那雪崩是发生在什么地点？”

“钟所长，我已经向赵馆长打过电话通报，他已经赶过来，并要我赶紧通知您。是这样的，雪崩砸中考古队的实……实验站，而且现在还在继续，恐有人发生危险。”

“实验站，天啊！明白，我马上过去。”



接完电话，钟振兴看准时间：12月13日，凌晨2：17。

雪崩，一场罕见雪崩——发生在非常特殊的地点！

这个实验站是“北京人”国际考古队的基地，有钟振兴、索福特、山田珍子、科勒四位专家驻扎在此，索福特和山田珍子常驻，钟振兴和科勒在总部不常来。

周口店有两个地方最是重点保护之地。一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二是这里的实验站。货真价实就是这个实验站，两颗真正的“北京人”头盖骨就藏在实验站地下库。这是除了少数高层人员知道秘密，其他人并不知情，保安人员被告知有重要文物要加强保护，监控信息员也只能看到保险箱，而看不到箱里的头盖骨。

雪崩是不期然，还是有预谋？

只要考察一下出事地点的地形，就知道事出有因。雪崩在龙骨山地震科普馆往西的山脚下，实验站靠山脚建立。此段山势较陡，山壁光滑，崩石的可能性很小。山脚是一个直尺形，好像一个避风塘，正好挡住了背后，而前面是一片稠密的大树林，掩盖住了这里的实验站，隐蔽得极好，很少有人来此。实验站是两年前为国际考古队临时新建的，里面设施较全，工作生活全到位，还有地下保险库，专门存储珍贵化石和实验物品。但房顶及外墙是铁皮房，因为考虑到要移动，今后可以把这实验站挪到其他地方，因而采取了这种结构。这里的安全保障绝对一流，外面有监控摄像头和报警系统，还有保安轮流24小时值守。所有的问题都考虑进去，唯一没有想到雪崩的可能，从而导致了惨剧！

雪崩就像有预谋似的发生了。它不仅砸毁实验站里的所有设施，估计里面的考古专家和保安人员也难以幸免！这消息足以震惊世界，里面有两位外籍考古专家：一位是来自富士山脚下的女科学家——山田珍子小姐，另一位是来自美利坚的人类学家——索福特。如果他们不幸遇难，将是莫大的损失。还有可能，如果有人趁机把地下库里两颗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掠去，那世界才为之疯狂呢！

悲惨的雪崩，杀人的雪崩，冲着地下保险库里的头盖骨而来，不是吗？

.....

2. 冰人，科学家遇难

安排各路队伍救助，向有关部门通报，风风火火带人连夜赶到周口店，马上展开营救。钟振兴是马不停蹄，遗址管理处的赵劲松馆长也及时赶到和他并肩作战。

雪崩一直延续了几个小时，到凌晨4点才停，营救工作立马就开始了。早先从里面逃出两个保安，一个保安脚被砸伤。不久后在实验站的雪堆底下找到一个保安副班长，没命了，大家心情顿时沉重起来。

山上进不了机器，也不能用机器，营救工作进展很慢。天快亮那会儿，周口店遗址沸腾了……

天亮时挖到索福特先生的房间，一直到他的床前，这时大家吊起了嗓子眼。经探查，房间里面地板上没有发现有人的迹象，那么最大可能就是在床上。床已经塌下去，上面还满是积雪和石块、瓦片，外边露出一个被角，都湿得冻紧了。钟振兴来到床前，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掏被窝里面的人。

“小心手，有破瓦片。”一位助手还没来得及提醒，钟振兴已经快速伸手掏进去。索福特和他是好朋友，关系非常亲密，平常爱开玩笑，时间长了没见面，一见着他总要抱着钟振兴，像一对久别重逢的老友；索福特对中国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尤其是文化民俗方面的，空余时总是问钟振兴这方面那方面，叨唠个不停。

然而，钟振兴没有掏着什么，接着他又伸出手来在不同的方位掏几下，还是没有，难道……

“血……”一位助手惊叫。

哪里的血，钟振兴心里问，只顾看着旁边一个隆起的地方。而在场的其他人都看到了鲜红的血从他手上渗出来，原来是伸手进去划破了。医生听到，从外面进来赶紧抓住钟振兴的手，说：“所长，是你的啊。”随即用口袋里的棉布



擦干净，并给他贴上医用白胶。

消防队员按他的吩咐用竹竿拨弄了索福特屋子里的雪，确实没人。人哪儿去了呢？钟振兴苦思冥想，突然，他使劲一拍大腿：“哎呀，我咋就没想到呢？”

“没想到什么？所长。”赵馆长紧跟着问。

“快寻找床下，索福特极有可能在下面。”索福特作为一个考古专家，懂得危急处理。只要有一点时间，他极有可能会夺门而出，当路行不通时，卧室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藏身之地，那么就会钻进床底。虽然床倒下来会有重压，但能挡住山上落下的石块，身体就不会砸得遍体鳞伤，而且是雪崩，床下进不了雪，有较大的氧气呼吸空间，只要救援及时来到，还能保住生命。

果然不出所料，“有人”，助手们找到床下高兴地喊着。其他人赶紧拓宽通道，把床上的雪弄开，几个强壮的人去抬床。温床很沉，几个人很吃劲地挪开。床抬起一些，一个穿着睡衣的人在里面，身材稍胖，这就是索福特先生。他趴在下面，全身硬邦邦的。他双手抱着头，想必钻到床下的索福特还是理智的，要保护自己的头。他背上的睡衣有凝固出血的痕迹。

看着索福特冻成这样，一股悲凉涌上大家心头。一起把他抬到外面，医生过来检查，直摇头：“都冻僵了，而且背部遭受重创，不知通过暖蒸汽法能不能医好。镇里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赶紧运到市里好医院，因为现在他已是冰冻状态，到市里来得及。”

一辆救护车向西直门人民医院急驶而去。

还有另一位日本女专家——山田珍子压在重重的雪下。

山区深夜零下十几度，人穿着厚厚的衣服还哆嗦呢，他们完全能够想象到半夜雪崩从床上滚下来的情境，冻僵是必然的。

珍子小姐是位日本考古方向的脑解剖学家、古生物学家，还不到四十岁，看上去非常年轻。她保养得很好，是资生堂的忠实顾客，每次从日本回来都拎一大包香水化妆品——她乐此不疲。

珍子借助资生堂带给她的高贵与气质，使她成为万人瞩目的女性。令人不解的是，多年来她一直独身。她在日本的交际圈甚广，奇怪的是她跟男士来往只限于一般同事或朋友关系，很少跟人约会，更听不到她嘴里蹦出“谈婚论嫁”的词来。有一次，一位叫春山明朗的高中同学大老远过来找她，正好她有事不在。那位春山君也是一表人才，因为路过东京，给她买了两瓶上好的香水

托同事送给她，她倒是乐意接受了。没想到两天后那位老同学再度返回东京时要找她谈谈个人大事，她马上到专卖店里买了两瓶相同的香水把老同学打发走，不欢而散。这只是一个例子，众多男士提出跟她约会都吃“闭门羹”，他们给她送了一个响亮的绰号——“菩萨公主”。这个“菩萨”确实像一尊神，她有着令人着迷的美丽与冷酷，只可远观而不可近视，只吃“素”，千万别给她犯“荤”。

珍子来到中国工作后，成绩卓有成效，尤其是她亲自研究真正的“北京人”头盖骨标本后，更是令人刮目相看。不过考古队为了专家安全着想，都制定了一套严密保护制度，其中包括少与公众来往、只留古人所地址、不涉及头盖骨在实验站的秘密等。但珍子有时还是会受到一些熟悉朋友的骚扰，原来是他们有受人请托之情，打听“北京人”头盖骨的信息，珍子当然是一概婉拒。她知道不能再越雷池一步，否则她不仅会受牵连，不能安心工作，也会被考古队除名。“北京人”头盖骨可是她的最爱啊，她的最大学术理想就是能亲自拿到这些货真价实的标本来做研究，还有什么比这更诱人的呢？

与众不同的，珍子还从日本带来了两只动物做研究，也是她的宠物——狗“盈盈”和猿“晶晶”，因为她是做解剖的，这回研究“北京人”头盖骨，所以她需要这样的两只活体动物。同时，她还向考古队申请了一架人体骷髅标本——真家伙，以方便活体跟骨架对比研究，同时参照“北京人”头盖骨标本，这样她就具有丰富的第一手研究客体。两只宠物不仅是研究对象，还是她的亲密朋友，她饲养它们已经好几年，平常不做研究的时候总是逗它们玩，训练它们，还教猿说话。令她生气的是，猿至今没学会几个词，还不如狗听话，所以她更喜欢狗一些。有时，不得已，她要用狗或猿做一些实验，对它们下刀子的时候，她总是会有一些心痛，然后伤心几天，百般疼爱它们，直到它们伤口愈合时她又恢复了高兴，又和它们玩起了蒙住猿抓狗的游戏。

骷髅标本经常是放在她的房间里，而且她布置得绝对让人意想不到。记得刚来这不久，有一次索福特兴冲冲没敲门就冲进她的房间，打开门一看，差点吓得他脚底抽筋向后倒去，幸好门框挡住了他。原来，骷髅就站在门旁，对索福特张牙舞爪，而珍子就蹲缩在骷髅后面，她是听到了索福特跑过来的脚步声，于是拿来骷髅想吓唬他一下，没想他没敲门就冲进来。索福特是科学家，对这骷髅早见过，但此时猛地一个骷髅站在眼前，确实还是惊了一下。那次，珍子对索福特说：“我就是要用它来吓你这种色狼和小偷的！”她用“色狼”这个词也是双方经常爱开的玩笑，索福特求饶道歉她才肯罢休。从此，珍子就把

骷髅放在门边，她想看看到底能吓着几个人。钟振兴只在珍子刚来时去过她房间，以后从没进去过，只有索福特经常去当“色狼和小偷”！

与索福特不同，找到珍子小姐是在“梳妆台”下，看来危险的最后一刻她还是想到美丽。她躬身趴在梳妆台上，台子已经倒地，她身体僵直，像个塑形模特，一只手伸向前，手里拽着香水。在冰雪的倾覆和冷冻之下，美貌的珍子是一副惨相，她只穿了胸衣内裤，赤着脚，跟雪一样白嫩的背部肌肤到处是块块凝固的血斑，手上腿上也不能幸免，被屋顶的石棉瓦和山上的石块严重砸坏。钟振兴赶紧叫医护人员抬上救护车，飞驰离去……

3. 国宝纹丝不动，谁信？

头盖骨，国宝，它们还安全吗？

太阳初升时，雪路通道挖到了地下库的钢化玻璃门前。

门好好的，锁也没有动过。钟振兴很是激动，紧紧地握住赵馆长的手。两人都没有说话，一个保安和两位专家生命难保，此刻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北京人”头盖骨在地下库是否真正安全呢？只有亲眼目睹才能确证……

他们找来钥匙打开门，钟振兴和赵馆长来到地下库，这里很安静，雪崩对它没什么影响，依然是世外桃源。装有头盖骨保险箱的地库在索福特房间下面一角，不是很大，这个保险库四周都是很厚的钢筋水泥墙，它的库门锁是特制的，它需要三把钥匙才能打开，进到里面还需要三组密码打开保险箱才能取出头盖骨。制度规定这三把钥匙和三组密码由钟振兴、赵馆长各保管其一，另一组通常由索福特保管，因为他是副队长。平常谁要取用头盖骨研究先要向钟振兴申请，然后由保管钥匙的三人共同下去取用，只要一人不在，就拿不到头盖骨；而只要钟振兴在，头盖骨大多会在某一个或两个科学家手中，这样的机会谁都会抓住。

随后，钟振兴和赵馆长走到装有头盖骨的保险库门前，这是一扇加厚铁



门，密不透风，能防火防水，是特为此库设计的。他们推了推门，很安稳，他们现在也开不了门，因为还缺索福特这把钥匙和密码，只有到古人所总保险库里去取备用的。他们还检查了其他放器材和化石的房间，也都有铁门，门锁都没损坏，下面一切都正常。

当钟振兴和赵馆长往回走时，忽然“哐”一声，不是很大，但在地下室里却很清脆。响声来自另一侧的防盗铁门。钟振兴和赵馆长一惊，忙转头看是怎么啦？难道有人在此设置了机关？

东西碰到铁门弹到另一边，钟振兴循着声音方向低头看下去，是一枝钢笔，是索福特先生的钢笔，难怪前些天钟振兴在时，索福特说他的派克笔不见了，原来是丢在了这里。

钟振兴捡起笔，和赵馆长一起走出地下室，把门锁上后，终于松了一口气。看来“北京人”国宝是安全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不过此刻钟振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看到营救人员确实冻坏了，他要大家先回屋休息一会儿，暖和一下身子，接着要继续清理整个实验站。他把指挥权交给赵馆长，他要回京城取来备用钥匙和密码，把头盖骨国宝转走。

在五十公里外的京城人民医院，医生们一早就在紧张抢救遇险的索福特和山田珍子。医生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无法挽救两位考古专家，他们运到医院时心脏早已停止跳动，全身的血液也冻住，脑部也停止了供血，而且身上有多处创伤，尤其是珍子。分别救治两个小时后，医生很无奈地宣布他们已经死亡。

12月13日，这是周口店悲哀的一天，专家的遇难在意料当中。周口店雪崩和专家遇难的消息，一时还没有透露出去，因为现场还有许多重要物品没有清理，它们还被埋在厚厚的雪下。清理实验站的工作一直忙到傍晚，整个实验站上的雪堆被清空，地下只留一些残雪和碎瓦片，所有雪都堆到另一侧的树林当中，又堆成一个小雪峰。钥匙找到了，保安的钥匙在抽屉里，索福特的钥匙也在办公桌里，但是密码却在他脑子里。工作间里的实验小器材、办公用品、书籍资料比较多，有的已损坏，有的弄湿，这些都不是大问题。现场还找到几样重要物品：保安日志、两位专家的电脑、通讯设备、日记和私人用品等，都存放好了，一一锁入地下库，这是今后调查的重要证据。

晚上7时许，钟振兴带着人马来取地下的头盖骨。实验站前，站了两排手执武器的武警，中间钟振兴和赵劲松在一名护卫队长和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

陪同下，拿着两个黑皮保险箱进入地下室，依次取出两颗“北京人”头盖骨。钟振兴直接验证，保险库和保险箱都没动过，很安全，头盖骨包有几层棉布，打开，肉眼验过不假，随后返京送回古人所，一路顺利。

第二天，也就是14日早上，首都各大报纸、国际大报及网络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刊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周口店发生罕见雪崩，美日考古专家不幸遇难！下面说明的基本上都是电话采访，并说明还有最新消息和图片消息。但所有新闻都没有提到“北京人”头盖骨，所有见过场面的当事人及保安均要求严格保密，所以新闻还只是把报道重点放在遇难专家身上——而且得到的消息基本一致。令人吃惊的是，美联社的网站还配了两幅图片，一张是夏天拍的绿树掩映中的实验站，它后面的龙骨山隐约可见。一张是山上雪崩砸到实验站的模拟图片。还有的媒体采访到附近村民深夜听到响声后的感受，医院则对此无可奉告，电话把古人所也打爆了，均被转告询问设在房山区的事故新闻中心。当然，几家国外新闻机构还是连夜赶到周口店，都吃了闭门羹，于是在周围寻找蛛丝马迹。

紧接着，新闻机构纷纷赶到周口店，想采写第一手新闻。一时间，实验站周围的雪山仿佛要被闪光灯融化了似的，很是轰动。有媒体从大使馆处了解到一些消息，对索福特和珍子作了一番特别报道，但并不深入。

几天过后，雪崩事件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几天人们对考古专家和周口店寄予很大关切，因为没有涉及“北京人”头盖骨，渐渐也就冷淡，除了零星想知道后事的记者电话和采访，人们很快就忘了这件再正常不过的“天灾”。圣诞的到来，记者们也把视线相应转移到上面。北京市委领导低调处理了这件事情，钟振兴、赵馆长的工作依然紧张有序地进行，两位专家尸体转给美日大使馆。

事情并没有结束，有人还在进行调查分析，他们认为这不是简单的“雪崩”。经过允许，有几个外国人经常来山上光顾，他们好像不是来看风景的，他们带的相机不是拍风景，而拍滑雪处的山顶，拍石头。他们循山而上，扫开一片突兀石块上的雪，换不同角度拍照。这些人就是美联社的记者；与此同时，日本大使馆内，《读卖新闻》的记者和有关人员正在对珍子的尸体进行调查。

中方给出的解释很简单，就是雪崩，天气扼杀了专家，难以预料，中方对此深表遗憾。而美日人士对此持保留意见，他们不甘心这样有前途的科学家就



这样白白逝去，他们想听到更圆满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他们不肯就此轻易放过，调查后他们肯定会弄出点什么动静来，可以预见，他们将会发现“新大陆”。

雷崩是天灾，真的如此吗？难道不是一场有动机的谋杀？难道跟“北京人”头盖骨没有一点关系？

.....